

第三十章

邓 巴

尤索林对自己的炸弹落在哪里已经毫不在意了，尽管他还没有象邓巴那样。邓巴飞过那座村庄好几百码才把炸弹扔下。如果有天能证明他是故意这样干的，他就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邓巴甚至对尤索林也一句没说，就洗手不再执行任务了。他在医院里摔的那一跤不是使他得到启发，就是使他患了脑震荡，但要说准哪一样是不可能的。

邓巴不再大笑了，他似乎慢慢消瘦下去。他对上级军官，甚至对丹比少校都挑战似地大声吼叫，即便在随军牧师面前也粗鲁无礼，秽语渎神。随军牧师很怕邓巴，似乎也在消瘦下去。牧师对温特格林的“朝拜”已告夭折；又一个圣地断了烟火。温特格林太忙，没空看望牧师。一个鲁莽的助手把一个偷来的锡波牌打火机带来赠送给牧师，并且谦逊地告诉他说，温特格林因军事活动过于繁忙，无暇顾及空军人员必须飞行的次数这一类小事。既然奥尔已失踪了，牧师很为邓巴担心，更为尤索林一再盘算。牧师独自住在一个宽大的帐篷里，帐篷的尖顶好似墓盖，每晚把他笼罩在阴森森的孤寂里。对他来说，尤索林当真宁愿独住而不想有

人同住，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

尤索林再次担任领队轰炸手的时候，他的驾驶员是麦克沃特。这一点对他倒是一个安慰，虽然他仍旧毫无防护可言。要反击是毫无办法的。他坐在机头的位子上，甚至连麦克沃特和他的副驾驶员都看不见。他所能看见的只是阿费，阿费那张浮夸的圆脸上流露出来的蠢态，终于使尤索林忍受不住了。他在空中有好几分钟憋着一肚子气，但又无可奈何，恨不得自己能再降级到僚机上去，负责机舱里一挺装满子弹的机关枪，而不是他确实不需要的这个精确的轰炸瞄准具。他可以怀着报复心理双手紧握着一挺杀伤力很大的五十毫米口径的重机关枪，向所有欺侮他的鬼怪疯狂地射击：瞄准高射炮火的黑烟；瞄准下面的德国高射炮手，他根本看不见他们，而且就是 he 从容地向他们开枪射击，也不可能伤害到他们；瞄准主机里的哈弗迈耶和阿普尔比，因为在第二次轰炸波洛尼亚时，他们无所畏惧，长驱直入，二百二十四尊高射炮发出的炮弹有一发最后一次击中了奥尔飞机的一个引擎，使它恰恰在一场短暂的风暴到来之前坠入了热那亚和斯塔西亚之间的大海里。

实际上，他拿了那挺杀伤力很大的机关枪也没多大用处，只不过把它装上子弹，打几发试试火力罢了。它并不比炸弹瞄准具更有用。他确实可以无拘无束地用它来射击前来进攻的德国战斗机，但是这时已经不见德国战斗机了。他甚至也不能掉转机枪来对准赫普尔和多布斯那种驾驶员的慌张的脸，命令他们小心地返航，就象他有一次命令基德·

萨普森返航那样。在去阿维尼翁执行第一次可怕的飞行任务时，尤索林发现自己领着多布斯和赫普尔坐在僚机里，跟在哈弗迈耶和阿普尔比的主机后面飞行。他意识到自己处于可怕的困境，那时他也想命令多布斯和赫普尔返航。多布斯和赫普尔吗？赫普尔和多布斯吗？他们是什么人呢？这两个笨手笨脚的生手，一个是还没长胡子的小伙子赫普尔，另一个是象个神经紧张的疯子的多布斯，他们的驾驶技术很差，脑筋又不灵敏，由他们驾驶一两英寸厚的合金制成的飞机在两英里高空稀薄的空气里飞行，竟然没有送命，这简直是荒谬绝伦的。多布斯在那架飞机里真象发了疯，不离开副驾驶员的座位就杀气腾腾地冲向轰炸目标，他从赫普尔手里夺过操纵器让飞机呼哨地俯冲下去，把尤索林的对讲机插头震得松了开来，又把他们带回到眼看就好避开的高射炮火里。此外，他只记得还有一个陌生人，一个姓斯诺登的通讯员兼射手，他在机舱后面奄奄一息。要肯定是多布斯送了他的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等尤索林重新插上对讲机插头时，多布斯已经在对讲机里呼救，央告人到前面去救轰炸手了。几乎就在这同一时刻，斯诺登也插嘴进来，哭哭啼啼地喊着：“救救我啊。求你们快来救救我。我冷，我冷。”尤索林慢慢地爬出机头，爬到炸弹舱上面，然后钻进飞机的后舱——路上经过急救药箱又忘了拿，只好再回去取——去救护斯诺登，结果找错了伤口。他看见斯诺登大腿外侧有一个足球大的鲜红的椭圆窟窿，未断的但浸满鲜血的筋肉在里面奇怪地颤动，象一堆有生命而无眼睛的东西，这个裸

露着的椭圆形伤口约有一英尺长，使尤索林震惊和同情地哼了一声，差点呕吐出来。那个瘦小脆弱的机尾射击手昏倒在斯诺登身旁的地上，脸色白得象手帕，尤索林一见，立即跳上前去先救护他。

是的，从长远来看，他和麦克沃特一起飞行要安全得多，但是和麦克沃特一起也并不绝对安全，因为麦克沃特太喜欢飞行了。有回他们做完训练飞行返航时，尤索林坐在机头里，麦克沃特大胆地开着飞机在离地几英寸的空中呼啸而过。奥尔失踪之后卡思卡特上校从全体补充机组人员中挑选了另一个轰炸手给他们，他们要带领这个新轰炸手进行训练。轰炸训练场就在皮亚诺扎岛上的另一头。返航时，麦克沃特让飞机在重峦叠嶂间慢悠悠地侧飞，让飞机的腹部贴近峰顶掠过，然后不但不保持应有的高度，反而突然开足两个引擎，往一边倾斜，而且使尤索林惊骇的是，他还使飞机顺着地势尽情飞快地下降，机翼愉快地摇晃着，发出震耳欲聋的隆隆响声，飞机忽高忽低地掠过连绵起伏的山峦，象只发昏的海鸥在汹涌澎湃的黄褐色浊浪中飞翔。尤索林吓得呆若木鸡。在他旁边的那个新轰炸手一边假装正经坐着，一边象着了魔似的咧着嘴笑，还不断地“嘘！嘘！”吹着口哨。尤索林很想伸手出去，往他那傻乎乎的脸上打一巴掌。突然间机身在圆石和小丘之间颠簸不已，他也随着东倒西歪，一大堆树枝哗啦啦地在他眼前和上面擦过，然后变成模糊的一片从他下面一闪而过。谁也没有权利拿自己的生命冒这样可怕的危险。

“往上飞，往上飞，往上飞！”他对麦克沃特狂叫着，对他恨得要死，可是麦克沃特却对着对讲机快乐地唱起歌来，大概听不见别人的讲话。尤索林气得火冒三丈，几乎是哽咽着说要报复。他翻身下到爬行通道，顶着引力和惯性拉力奋力爬行，到了主舱驾驶舱后停下，站在麦克沃特的驾驶座位后面直哆嗦。他竭力四下看望，想找一支手枪，一支四十五毫米口径的黑灰色自动手枪，可以立刻把它举起来对准麦克沃特的后脑勺猛击一下。但是舱里并没有手枪，也没有猎刀，更没有别的可以用来敲打或刺杀的武器。尤索林一把紧抓住麦克沃特工作服的领子，猛地一拉，大声叫他往上飞，往上飞。土地仍然在飞机下面和上面的两侧飞快地滑过去。麦克沃特回过头来望着尤索林，快活地哈哈大笑，好象尤索林也在分享他的乐趣。尤索林把双手伸到麦克沃特袒露的咽喉周围，使劲一掐。麦克沃特僵住了。

“往上飞，”尤索林咬着牙用低沉、威胁的口吻毫不含糊地命令着，“否则我就掐死你。”

麦克沃特小心翼翼地板着脸把发动机扳回来使飞机逐渐爬升。尤索林掐着麦克沃特脖子的双手松开了，滑过了他的肩头，毫无力气地摇晃着。他不再生气了。他感到羞愧。等麦克沃特回过头来时，他心里很抱歉，那双手居然是他的，他真希望找个地方把它们藏起来。他感到那双手象死了似的。

麦克沃特深切地瞥视着他。他的目光里并没有友好的神色。“兄弟，”他冷冷地说，“你一定不大舒服。你该回家了。”

“他们不让我回去，”尤索林望着别处回答，说完便悄悄地走开了。

尤索林从驾驶舱里走下来，坐在地上。他带着内疚和悔恨的心情低垂着头，浑身冒汗。

麦克沃特直接朝机场飞回去。尤索林拿不准麦克沃特这时会不会象自己过去所做的那样，跑到指挥部去找皮尔查德和雷恩，要求往后不要再把尤索林派到他的飞机上去。尤索林以前也曾秘密找过他们，说不愿与多布斯、赫普尔和奥尔同机飞行，他还说过不愿与阿费一起飞行，结果没有成功。以前他从没看见麦克沃特显得这么不高兴，麦克沃特一向总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他吃不准自己是否又失去了一个朋友。

但是麦克沃特从飞机上下来时，却使他放心地对他挤挤眼睛。在坐吉普车返回中队的路上，麦克沃特没和尤索林说一句话，只是热情地和那个容易被捉弄的新飞行员和轰炸手开玩笑。等他们四人交还了降落伞分手以后，他和尤索林两人并肩走向自己的那排帐篷。这时麦克沃特才开了口。接着，他那张混合着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稍有雀斑的棕黄色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他用指关节玩笑地捅了捅尤索林的肋骨，好象是捅他一拳那样。

“你这狗东西，”他笑着说。“你在上空时真想把我掐死吗？”

尤索林悔恨地咧着嘴笑笑，摇了摇头。“不，大概不至于。”

“我不知道你会那么不好受。嘻！你干吗不找个人去说说？”

“我跟每个人都说了。该死的，你怎么啦？你没听我说过吗？”

“我想我从来也没真正相信过你讲的那一套。”

“你从来不害怕吗？”

“也许我应该害怕。”

“连执行飞行任务时也没害怕过？”

“我想我就是没什么脑子。”麦克沃特温顺地笑了。

“要把我杀死的办法已经够多啦，”尤索林说，“你还要再多找出一种来。”

麦克沃特又笑了。“嘿，我从你帐篷上空低飞过去时，准把你吓得够呛的，对吗？”

“真把我给吓死了。这我已经告诉过你。”

“我以为你讨厌飞机的噪音。”麦克沃特耸耸肩表示不想再谈的样子。“噢，好吧，真该死，”他叫着。“我估计我只好不这么干了。”

但是麦克沃特是不可救药的。他虽然不再驾着飞机从尤索林的帐篷顶上低飞过去，可是一有机会就从低空掠过海滩，象一阵雷鸣那样低低飞过水上的浮台和沙滩上那僻静的沙坑。尤索林有时正躺在那里和达克特护士调情，有时正同奈特雷、邓巴和亨格利·乔玩红心牌戏、打扑克或打四十分。尤索林和达克特护士只要下午没事，几乎每天都会面，他们一起到海滩上去，一座窄窄的、齐肩膀高的沙丘把他

们呆的这片海滩与其他官兵们裸体游泳的那片海滩分隔开来。奈特雷、邓巴和亨格利·乔也到那里去。麦克沃特有时也加入，阿费也常来，这个矮胖子总是穿着全套军服到来，而且除了鞋帽，一件衣服都不肯脱，他也从来不去游泳。其他的男人都穿了游泳裤，算是对达克特护士表示尊重，同时也是对克拉默护士表示尊重。克拉默护士每次都伴着达克特护士和尤索林一起到海滩上去，很高傲地独自坐在离他们十码远的地方。除阿费外，谁也没有提起那些赤身露体的男人，那些人全清晰可见，有的在较远的海滩上洗日光浴，有的从一个巨大的白浮台上往下跳水或潜水。那个大浮台就架在沙泥外的几只空油桶上，随着海浪一起一伏。克拉默护士自个儿坐着，因为她生尤索林的气，并对达克特护士感到失望。

苏·安·达克特护士有许多可爱之处，其一就是看不起阿费，尤索林对此十分欣赏。他还欣赏苏·安·达克特护士白皙的长腿和柔软丰满的臀部，往往忘了她上身长得又窈窕又娇嫩，每当感情激动，过于粗鲁地拥抱她时，总无意间碰痛了她。黄昏时分，他俩躺在海滩上的时候，他喜欢看她那睡眼惺松，默默顺从的倦态。有她呆在身旁，他总感到安慰和平静。他总渴望跟她睡觉，渴望跟她保持肉体上的接触。在他和奈特雷、邓巴和亨格利·乔一起玩牌时，他喜欢用手指轻轻地捏着她一只脚踝，用指甲背轻微而亲昵地抚弄着她那白皙、光滑的大腿上满是汗毛的皮肤，或者以占有者的姿态梦幻般地、感觉灵敏地、几乎无意识地伸

手大大方方去抚摸她那坚实的象贝壳似的脊梁骨，一直摸到她经常穿的两截游泳衣遮着她那娇小胸部的上一截松紧带下面。他喜爱达克特护士那安详、高兴的反应，一种她很得意地表现出的依恋他的感情。亨格利·乔也很想摸摸达克特护士，可是不止一次被尤索林凶神恶煞的眼神制止住了。达克特护士对亨格利·乔卖弄风情，只是为了逗他发火。每次尤索林用臂肘或拳头猛撞她一下制止她时，她那双浅咖啡色的圆眼睛里就闪烁着恶作剧的光芒。

这几个男人总在沙滩上铺的一条毛巾、一件内衣或是一条毯子上打纸牌。达克特护士则背靠着一堆沙丘坐在一旁，洗着一副多余的牌。当她不洗那副牌的时候，她就眯起眼睛对着一面小镜子，傻里傻气地在她那鬈曲的红睫毛上涂染色油，尽力想使它们长得更长。有时她会把牌叠错，叫他们打到后来才发现，惹得他们生气地把牌统统扔下，她于是大笑起来，乐得满脸通红。他们开始一面捶打她的胳膊和腿，一面用粗话骂她，叫她不要再胡闹。当他们正动脑筋想如何出牌的时候，她常会唠唠叨叨胡说一阵，他们就用拳头使劲地又敲她的胳膊和腿，叫她住嘴，这时她的脸蛋上就立刻泛起一阵红晕。达克特护士喜欢人家这样注意她，每当尤索林和其他人盯住她不放时，她就高兴得把留着短短的栗色前刘海的头低了下去。她知道有许多赤身露体的小伙子 and 男人在沙丘背后不远的地方闲混，心中就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温暖、盼望而幸福的奇怪感觉。她只要找个借口，就可以伸长脖子或站起身来看看那几十个不穿衣服的男人

在阳光下闲混或是打球。对她自己来说，她的身体如此熟悉、如此平凡，因此她不明白男人怎么会从她这儿获得那种心醉神迷的喜悦，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这么感兴趣，这么强烈地需要接触它，急切地想伸手来拥抱它，揪它，捏它，抚摸它。她并不明白尤索林的欲望，但是她愿意听信他所说的话。

遇到尤索林动了欲念的晚上，他就拿起两条毯子把达克特护士带到海滩上。他喜欢穿着大部分衣服和她狎昵，这比他和所有壮实、裸体的罗马妓女狎昵更有乐趣。常常他俩在夜里到海滩上去，可是并不是去狎昵，只是盖着毯子哆嗦发抖地躺在一起，互相偎依着抵御潮湿、强烈的寒气。漆黑的夜晚越来越冷，繁星闪烁着寒光，逐渐稀少。那个浮台在鬼影幢幢的月光下摇摇晃晃，象要漂流出去那样。寒气明显地从四面八方逼来。其他官兵刚开始想装炉子，他们白天常到尤索林的帐篷里来参观奥尔的手艺。他俩在一起时，尤索林的手总是离不开她，这使达克特护士高兴得浑身激动。但是在白天，有人在近处看得见的时候，她总不让他把手伸进她的游泳裤。就算只有克拉默护士一人坐在一旁，她也不让。克拉默护士总在她呆的沙丘的另一边，不以为然地翘起鼻子，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由于达克特护士和尤索林发生了关系，克拉默护士已经不和她最好的朋友讲话了，不过既然达克特护士过去是她最好的朋友，她仍然和她一起出入。她对尤索林或者他的朋友都不满意。他们站起来和达克特护士去游泳时，克

拉默护士也站起来去游泳，仍旧和他们保持着十码距离，仍旧保持着缄默，即使在水里也不理他们。他们笑着泼水，她也笑着泼水；他们潜水，她也潜水；他们游到沙堤上休息，她也游到沙堤上休息。他们上岸，她也上岸，用自己的毛巾把肩膀擦干，然后又离得远远地坐在原来坐的那块地方，把腰板挺得笔直，一圈阳光映衬在她浅黄色的头发上，仿佛是个光环。克拉默护士打算再开始和达克特护士讲话，如果她表示后悔和抱歉的话。可是达克特护士却宁可保持现状。长期以来，她一直想厉声责骂克拉默护士一通，叫她不敢开口。

达克特护士觉得尤索林真是好极了。她已经开始设法把他改变成另一种人。她喜欢看 he 趴着用一只胳膊接着她打瞌睡的样子，或是看他呆呆地凝望着平静的海浪缓缓地、不断地拍打着岸边，激起无数的浪花，象小狗似的轻快地蹦跳到沙滩一两英尺远的地方，然后又飞快地退了回去。他默不作声时，她感到很平静。她明白自己并没使他厌烦。在他打瞌睡或沉思时，她就用心擦拭或者涂染手指甲。午后突然吹起的温暖的微风，轻轻吹拂着海滩的表面。她喜欢看他肌肉发达、又宽又长的脊背和背上那晒得黝黑、光洁无瑕的皮肤。她喜欢突然一口把他整个耳朵咬在嘴里，一面抚摸他整个上身，一下子把他逗得浑身灼热。她喜欢把他撩拨得欲火难熬，到晚上再给他来个痛快。然后，她恩爱地吻他，因为她给他带来了多么大的快乐。

尤索林和达克特护士呆在一起时，从来不感到寂寞，

因为她实在知道怎样保持沉默，就使人感到变幻莫测。广阔无边的大海经常萦绕心际，使尤索林感到痛苦。在达克特护士擦拭指甲的时候，他哀伤地想着死于水下的所有那些人。他们肯定已经超过一百万了。他们在哪里呢？什么虫吃了他们的肉？他想象着他们毫无办法地被迫囫囵地咽着水，终于可怕地窒息死去。尤索林凝视着在远处来来往往的小渔船和军用汽艇，觉得它们是不真实的，尤其是这些船每次都满载着乘客去什么地方。他望着巉岩林立的厄尔巴岛，眼睛情不自禁地在空中寻找克莱文杰消失在里面的那朵萝卜形的棉絮似的白云。他眺望着烟雾弥漫的意大利天边，思念着奥尔。克莱文杰和奥尔，他们上哪儿去了呢？有天破晓，尤索林站在防波堤上，看到随着涨潮向他漂过来的一捆圆木意外地变成了一个溺死者的肿胀的脸；这是他有生以来所看到的第一个死人。他渴望生活，贪婪地伸出手去抓住达克特护士的肉体。他恐惧地仔细注视着每一件漂浮的东西，希望能见到克莱文杰和奥尔的某种阴森可怕的迹象，准备接受任何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但是麦克沃特使他感到震惊的事情却是他没有料到的。有一天，麦克沃特开着飞机一阵疾风似地打破远处的寂静，沿着岸边穷凶极恶地直冲过来，轰轰隆隆地飞过一起一伏的浮台。这时头发金黄，脸色灰白的基德·萨普森正站在浮台上。从远处看去，他光着的上身显得瘦骨嶙峋。这当儿，他象闹着玩儿似的跳起来去碰碰飞机。一阵狂风刮过，也不知是由于这股狂风作祟，还是由于麦克沃特估计错误了一

点，飞机正在这时低飞下来，结果，一个螺旋桨把基德·萨普森一切两半。

以后发生的事情即使不在场的人也记得清清楚楚。在压倒一切的隆隆机声中只听见轻微短暂的“咯嚓”一下，接着基德·萨普森两只灰白的瘦腿不知怎的仍然与那血淋淋的截断的臀部连在一起，一动不动地在浮台上立了大概一两秒钟，最后才轻轻地啪哒一声往后倒到了水里，完全翻了个个儿，只露出基德·萨普森异样的脚趾和煞白的脚底。

海滩上乱作一团。克拉默护士突然一下出现了，她靠在尤索林的胸前歇斯底里地哭泣，尤索林一只胳膊紧紧搂着她的肩头安慰她。他用另一只胳膊扶着达克特护士，因为她也哆哆嗦嗦地靠在他身上哭泣，长长的瘦脸白得象死人一样。海滩上所有的人都在尖叫，奔跑，男人叫得象女人似的。他们惊慌失措，匆匆忙忙地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随即弯下腰斜眼望着每一个齐膝的海浪慢慢地打过来，仿佛象肝肺一类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可怕的内脏会给海浪直接冲到他们面前。水里的人都挣扎着逃出来，匆忙之间忘记了游泳，只顾一面走着，一面嚎叫，粘滞的海水紧贴着他们，象凛冽的寒风那样阻挠他们逃跑。基德·萨普森的鲜血象雨点般地洒落得到处都是。那些发现自己四肢或身上有血点的人，都惊恐而嫌恶地往后退缩，好象要从他们自己那讨厌的皮肤里脱身出去似的。每个人都迟钝地逃窜，痛苦、恐怖地回头望望，在幽暗、沙沙作响的树林深处使劲地喘气，呼喊。尤索林发疯似地簇拥着两个跌跌撞撞的妇女，连推

带搽，催促她们快走，接着骂了一句粗话，跑回去扶起亨格利·乔，因为他不知是踩着那条毯子，还是他带着的那个照相机的匣子，绊了一跤，向前扑倒在一滩河泥里。

回到中队以后，人人都已经知道了。身穿军服的人也在那里尖叫，奔跑，或者象奈特中士和丹尼卡医生那样，就地站着，一动不动，好象生了根似的。他们沉着脸，伸长脖子望着由麦克沃特驾驶的那架犯下罪行、正在倾斜飞行的孤零零的飞机，看见它慢慢地转了几圈，接着又上升。

“那是谁？”尤索林跛着腿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急切地对丹尼卡医生喊着，忧郁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闪耀着愤怒的光芒。“谁在那架飞机上？”

“麦克沃特，”奈特中士说。“他带了两个新的驾驶员在搞训练飞行。丹尼卡医生也在上面。”

“我在这里，”丹尼卡医生用奇怪和担忧的声调辩白说，同时对奈特中士焦急地看了一眼。

“他为什么不降落？”尤索林绝望地叫道。“他为什么老是上升？”

“他大概不敢下来，”奈特中士回答，一面用严肃的眼光盯着麦克沃特那架还在爬升的孤零零的飞机。“他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

麦克沃特越飞越高。他驾着那架嗡嗡作响的飞机徐缓而平稳地作椭圆形的螺旋上升，远远飞过水面，折向南方，越过黄褐色的山脚，又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向北方飞去。他不久就升到了五千英尺以上的高空。他的引擎传

来的声音低得象耳语。一个白色的降落伞突然意外地张开。几分钟之后第二个降落伞又张开了，象第一个一样直向着陆跑道的空地飘去。地面上毫无动静。飞机又继续向南飞了三十多秒钟，它飞行的方式和原先一样，不过这时已为人熟悉，用意也明显了。麦克沃特扬起一面机翼，使飞机优雅地倾斜过来，飞向毁灭。

“又有两个人完啦，”奈特中士说。“麦克沃特和丹尼卡医生。”

“我在这里，奈特中士，”丹尼卡医生悲痛地告诉他。“我没在飞机里。”

“他们为什么不跳伞？”奈特中士问，高声地为自己进行辩解。“他们为什么不跳伞？”

“这样毫无意义，”丹尼卡咬着嘴唇痛心地说。“干脆毫无意义。”

但是尤索林突然明白过来麦克沃特为什么不跳。他不由自主地跟着麦克沃特的飞机奔跑过整个中队的营地，一面挥着两臂，一面大声喊叫，求他下来，麦克沃特，下来，但是似乎没有人听见，更不用说麦克沃特了。麦克沃特驾着飞机再转过来时，又把机翼摆动了一下，表示敬礼。噢，他下决心了，上帝啊，飞机直往一座大山冲去。这时，尤索林的喉咙里突然迸发出一声惨叫。

基德·萨普森和麦克沃特的死亡使卡思卡特上校如此心烦意乱，他竟然把规定的飞行任务提高到六十五次。